

# 春天在新蔡

文/刘峰

孟春时节，春气还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新蔡的迎宾大道两旁，那些从南方迁来的树木却早已急不可耐。料峭的风里，它们高高地开着花，一树一树的，像举着一蓬蓬火焰，又像擎着一盏盏酒杯，朝着渐暖的天光遥遥致意。

过了些时日，便是仲春了。新蔡的春意这才真正铺展开来。东西南北湖和月亮湾湖的绿地上，各色花卉争着抢着地开了，红的、粉的、紫的、白的，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，你推我挤地涌了出来。东湖的水面最是阔大，三千亩的水波荡漾着，水天一色，铺向远方。野鸭三三两两地游着，不时扎个猛子，又在不远处冒出头来，抖落全身的水珠，惬意得很。南来北往的候鸟也在这里停下了脚步，在水边踱着方步，或是在浅滩上啄食，一副安闲自在的模样。我站在湖边，看那些候鸟起起落落，心里忽然生出几分艳羡来——它们多好，哪儿暖，便往哪儿飞；哪儿美，便在哪儿落脚。而人呢，却常常被俗事牵绊着，连一场花开都未必赶得上。

最惹眼的要数北湖那片水杉林了。水杉是挺拔的，笔直笔直地刺向天空，像一支支青绿的箭矢。林间铺了木栈道，

走在上面，脚下吱呀作响，头顶是密密的水杉枝叶，阳光筛下来，碎了一地。红男绿女们三三两两地立在栈道上，举着手机，摆出各样的姿势，把这初生的春意定格在小小的屏幕里。一个穿红裙的姑娘侧着身子，让长发在风中飘起来，男友半蹲着，找着最好的角度；那边几位大姐，约莫是结伴而来的，互相挽着胳膊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她们的笑声和快门声混在一起，让这片原本清静的水杉林，顿时活泛了起来。春意不只是花开的声音、鸟鸣的声响，还有人声的喧嚷，那才是春天最真实的热闹。

洪河和汝河两岸，更是仲春的调色盘了。绿的麦苗铺天盖地，像一张柔润的地毯，一直延伸到天边去；清清的河水缓缓地流着，映着两岸的繁花，漾起细碎的光。黄灿灿的油菜花开得泼辣，一垄一垄的，像给大地镀了一层金；粉红的桃花灼灼地开着，艳得逼人眼；白嫩嫩的梨花却素净，疏疏朗朗地缀在枝头，像谁家姑娘鬓边的珠花。这三种花凑在一起，黄的明丽，粉的娇媚，白的清雅，衬着底下的绿，简直是画里才有的景致。我不禁想起两句旧诗来：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只是眼前这万紫千红，

到底比诗里多了几分野趣，几分天然。

到了暮春，春意便浓得化不开了。湖边的柳絮飘起来了，轻飘飘的，像梦一样。游人也多了起来，扶老携幼的，说说笑笑的，把整个新蔡填得满满当当。这时的春意不再羞涩，不再试探，而是大大方方地，把所有的美都捧了出来，让人醉在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新蔡古称蔡州，建城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，却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与水亲近。这座昔日的“洪水招待所”，经过“五湖四带”的水系联通，已然成了一座生态水城。春日里漫步于此，看水映蓝天，看花开遍地，看人来人往，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感慨——这满城的春色，倒也不全是天工，更有几分人力。新蔡人引汝河水入城，开挖五湖，把这片低洼之地，打造成了碧水绕城的宜居之处。春天来得早，怕是连这里的草木，都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光景。

暮色四合时，夕阳把湖水染成了橘红色，归巢的鸟雀啾啾着飞过。新蔡的春天，就在这样的静谧中，缓缓地落下了帷幕。可那满眼的春色，却久久地留在心底，化作一抹温柔的念想——明年春来，带上我四岁的孙子在新蔡仔细走一走，再看这一城的花开。



## 牡丹花开

冯明威/绘

# 阳光下的生日宴

文/陈健

农历二月，一年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月份：春风和煦，草儿发芽，柳木吐翠，油菜、迎春绽放花蕾……大地如同织锦，处处呈现生机，连鸟鸣也显得是那么清脆。就是这个月初的一个吉顺日子，父亲的生日又翩然而至。今年是他81岁生日了，粗略算来我给他祝寿也已坚持了30多年。

我第一次给他祝寿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初。那时奶奶还健在，生日也是在2月，比父亲早3天，那是必须得祝寿的。老家的规矩是，只要长辈在，是要给辈分最长的老人过寿，辈分相对晚的，一般是不会张罗着过生日的。那时，我20岁，依靠写作才刚有了星星点点的稿费收入。除了投稿买邮票的支出，剩余的就积攒着，手里也有了数十元的积蓄。

那年，父亲生日那天，我骑着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，到三里外的集市小卖部（那时还没有超市）买了一瓶近10元的白酒，至于是什么品牌现在我已记不清了。因为是父亲的生日，所以中午母亲特意煮了一

小盆腊肉。到了就餐时，我拿出那瓶白酒说：“大（老家话，爸的意思），今天您过生日，上午到街上买了一瓶辣酒（老家把白酒称作辣酒），您喝。”父亲感到很意外。这可是他的最爱啊，中午就餐时父亲一杯杯酌饮着白酒，笑意一直在脸上。后来在外边，父亲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向乡邻亲戚说：“我过生日，东坤（我的乳名）跑街上给我买了一瓶好酒。”惹得一旁的人羡慕得直咋舌。

后来每年父亲生日这天，我都会买上一份“心意”坚持为他祝寿。我始终认为这是作为儿女的应尽之责。姐姐、哥哥、弟弟在父亲生日这天也相继加入了为他祝寿的行列。特别是奶奶12年前去世后，我们兄弟姊妹在父亲生日这天，都奔赴老家，从未缺席。

今年父亲生日这天，春光明媚，风和日暖，喜鹊也在门前的香椿树上不时“喳喳”叫上几声，像是在表示一种吉祥和祝福。上午回到家，婶子、姐夫已在厨房劳作，馋人的佳肴美味从房内不断飘逸而出。

“准备桌子，菜都做好了。”厨房内传来召唤声。

人多，婶子、堂弟、堂弟媳

等也加入到祝寿之列，屋内合并两张桌子，空间倒有些逼仄。

“那就把桌子摆在院子里，场面开阔，阳光温煦，抬眼可以看花海，远眺可见淮河景，多好。”我提议。

中午时分，羊肉、腊肉、土鸡、淮河鲜鱼，还有一些时蔬，一盆盆摆上桌面，加上大哥、大嫂提前准备的近10个菜品，快成了“满汉全席”了。

阳光下，我们享受着大餐，一个个不时地与父亲碰杯，嘴里说着“祝您身体健康”“祝您健康长寿”之类发自内心的祝福语。父亲应着、接受着，脸上也布满了灿烂的阳光。

我劝父亲：“在家里自己多注意，想吃啥就去买啥，别吝惜钱！”

“你们都在外面，我啥也不克（老家话，吝啬、小气的意思），想吃啥就到街上去买啥，这日子啊相比着过去，天天都是在过年。”父亲开心地说。

阳光暖暖地洒在桌上，映衬着我们围桌而坐的身影。觥筹交错中，祝福声、说笑声弥漫在整个院落。天上的太阳似乎也有所感知，送来了明丽而绚烂的祝福。这祝福让父亲心暖，让我们心安。

# 茴香情

文/王卫中

“你当年给的茴香，俺一直记在心里。”

“您90多岁了，身子骨这么硬朗，过去的事就别总挂在心上了，祝您福寿安康！”

说完，我搀扶着老人走下台阶，送她回家。

今年4月6日清晨，我在广场附近赶路，忽然听见有人喊我。抬头一看，正是90多岁的张秀英老人。她满头银发，面容慈祥，拉着我的手，兴奋地提起10多年前找茴香种的往事。

那是2013年4月的一个清晨，我在早市遇见老人四处打听茴香种。她接连问了多个摊位，都一无所获，神情既焦急又失望。

我想起爷爷说过，茴香种可理气止痛，能治胸胀胸痛。眼看老人着急，我虽赶着回家上班，仍转身上前询问。得知她闺女性子内向，婆媳不和导致胸痛，多方求医无果，听说茴香种有效，我便邀她去我家菜园。

我家小菜园里，茴香长势正好，碧绿清香，秆高叶秀。爱人二话不说，拿起镰刀割了大半捆，捆结实后用三轮车把老人送回了家。老人事后带着香蕉和钱上门答谢，我们婉言谢绝，只说自家种的，不值什么钱。

金秋十月，老人特意到广场找到我，高兴地说闺女用茴香种煮水后，胸痛渐渐好了，茴香叶也被她做成各种美食，满屋飘香。

一缕茴香，一份温情。它不仅是调味去腥的佳肴，更连着邻里亲情、人间善意。平日里，邻居常来掐一把茴香提味，做好饭菜也互相分享，邻里之间和睦融洽。

前天，两位老同学来访，点名要吃我家的茴香宴。我们动手做了茴香炸圆子、凉拌茴香、茴香炒蛋、茴香炖鱼汤，配上茴香蒸饺，喝茶饮酒，畅谈往事。

小小茴香，香气绵长，藏着烟火温情，也载着人间善意。这缕清香，便是最朴实动人的岁月情长。